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四十九目錄

高郢

高郢

郢字公楚衞州人寶應初進士應制舉登茂才異行科累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拜太常卿貞元十九年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轉刑部尚書罷知政事元和初以右僕射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貞

西王母獻白玉琯賦以聖道昭格神物呈祥爲韻

君有德兮必體道以傳芳物有靈兮必順時以呈祥君感

物而德著物應君以名彰於皇有虞道光先聖既受終於納麓乃禋宗而齊政光被人神澤周遐夏故得靈祥効祉西母來朝霓裳璀璨羽服飄颻駕鸞鶴兮御松喬陵碧落兮戾丹霄宴瑤池於旭日賓魏闕而崇朝其始至也天地氤氳形庭赫其奕奕其既覿也堦墀皓旰素琯爛其昭昭既而森列夔龍張皇金石仙侶齒於臣位靈物陳其賓席眞質貞明神光激射可使青瑣失翠丹墀罷赤舞獸見而回眸儀鳳觀而委翮信希代之名寶旌有虞之光格若乃虛心守白圓質懷貞功高律呂用等權衡價奪昆山之價

聲如嶰谷之聲則趙之璧楚之珩杯遇殷而入用玦因魏而來呈雖見稱於中古固難可以與京是知琯之爲物信其直而不屈琯之既神乃歷代而可珍始與時而沿革竟隨物而沉淪否不可終得之於道既逢奚景之賞寧從卞和之抱人亦如斯堅貞美好願同和而見用以窺天而不竇

曹劌請從魯公一戰賦 以大小微情必能窮理爲韻

曹劌者何魯國英士將有征而無伐必慮終而謀始是以揣人情究物理決勝則若火燎原發言則如石投水智非

爾及鄉人胡乃以措辭謀必我臧莊公固無其逆耳今小大是恤忠信是履故劌謂公曰此可一戰而已於是陳車乘備甲兵顧謂斯戰請從而行敵已料卻計當宿成曾有奇才將吞之於度內齊無良算詎得知其禍萌俟彼三鼓而退諒此一埽而平若臨穽柂獸竭海斬鯨則何以逞其情哉觀其揚紅旗耀白日兩軍山峙千騎櫛比揮戈電飛激箭飈疾我鼓振兮其感初厲彼氣衰兮其律已失果當轍亂而旗靡孰謂無固而無必旣而齊師敗績奔走倣擾殺氣凝於空間驚塵接於雲表鴻門之會比其功而莫高

涿鹿之師齊其陣而猶小餘勇未終地盡川窮師旋而雲烟晝廓兵殄而山河夕空已矣哉千古崇崇仰夫英風被褐之時賈勇當百夫之特登軾之日指縱爲三軍之雄益使魯君去其奢抑其欲永兢兢而刑獄擇其善從其能得翼翼之股肱故君子曰猗歟曹劌經國之大俾夫肉食者終有慚於曖昧

律筒賦

碧鮮之竹採而爲筒定名以律式成厥功厥功伊何所指必捷下彼高鳥紛如墜葉徒觀夫抱樸見素旨遠謀深不

煩筋角不飾碧金直道而行故外端其體當無有用故内空其心於是步郊原窺林樾律凝其影運一氣以潛通箭戢其芒出數尋而勁發鏃如擊電羽若奔月我命處而精誠彼不虞而殞越亦如毛生擢穎初晦跡以躊躇周氏銜枚竟收功於倏忽烟棲霞宿擇木排空莫不洞胷裂背奪魄喪躬朝在林泉之上夕登梓俎之中足使掇蟬失妙彈雀非工潘令慚黃間之弩庾尹賤綠沉之弓有士遇之喟然嘆曰律者氣之管法之名竹者材之勁性之貞兼此而用之匪亨向也杼人不錄虞氏不嘗混樗散而長棄何器

用之能成孔父云舍之則藏用之則行信不虛矣

獻凱樂賦以獻兹大功陳樂于祖爲韻

凱樂象功曲成斯獻獻既宣威而是奏亦飾喜而攸建播師律於六律寰海用寧揚軍聲於五聲華夷知勸原夫飲至云畢告捷在兹陳簨簴之列歌杕杜之詩天地同和盡樂止戈之武生靈咸若俱歡反斾之師觀其鐘鼓克諧羽旄繁會伊德音所發實神功是賴龐而厲彰乎樂在其中感而通俾夫聲聞於外回八風以柔服叶七德而保大鏗鏘既薦乎成文條暢有符於交泰若乃昭聲教定武功肅軍

容於清廟和樂節於皇風奏在偃旗之時寧惟三捷獻於
歸馬之日何愧一戎於是洪稜奮盛禮陳感怒聲而色作
駭壯觀而氣振且流歡於遠邇乃昭慶於神人耀德是資
克戒熊羆之士審音斯取不忘將帥之臣則知伐叛既在
乎師獻功必資乎樂綴兆若習於部伍進退如分其犄角
翊乎侁侁之功斯立鏘鏘之韻相符始理心而啟聖終盈
耳以為娛彼周伐玁狁漢征單于皆窮欲而黷武故人殘
而力無未若我配盛德永維圖將使自東自西聆至音而
斯為盛矣盡善盡美欣元德而不亦樂乎既而一人有作

萬物皆覩掩軒后之咸池陋周王之大武播丕績於宮徵

獻盛樂於宗祖客有擊拊而歌聖功願比身於率舞

吳公子聽樂賦以四聲爲韻

延陵季子節高神融博辨精通其識達其聽聰方辭吳而

聘魯因請樂以觀風主人於是設嘉饗進樂工陳金石絲

竹於堂上舞干戚羽旄於庭中客乃凝情滌慮幽聽遐想

翕如也見雅調之始作美矣哉歎至德之彌廣自周而下

自鄶以上備聞變態之音默見興亡之象時則崇牙對望

猛簴相向柷鐘擊鼓乍陵厲而清壯鳴磬戛絃又發越而

寥亮八音宣六律暢馬弭髦而仰秣魚竦鱗而躍浪信可以察邦國政教之盛衰見造化陰陽之情狀及夫曲已終奏斯闋言之者莫隱觀之者咸悅足使夔曠心沮牙期思絕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乃爲理之樞柄化人之軌轍者也夫聽者納於耳而察於心伊事也傳於古而繼於今陽春白雪之歌其和寡流水高山之曲其意深姑使清濁不亂鄭衛莫侵雖千載之後亦何謝乎前賢之知音

無聲樂賦

樂而無聲和之至聲而有象樂之器特飾樂以彰物非克和之大義故保和而遺飾然後至樂之道備樂不可以見見之非樂也是樂之形樂不可以聞聞之非樂也是樂之聲天廣其覆地厚其生四時和萬物成絪縕煦嫗何樂能名豈非有之爲麤無之爲精魚泳重泉獸安茂草鳥頡頏於雲路人逍遥於至道咸自適於中情亦何擊而何考厥初造化眾籟末吟寂兮寥兮有此至音無聽之以耳將聽之以心漠然內虛充以眞素處此道者無日不聞于律度倏爾中動遷於內形涉此流者沒身而不得一聽得意貴

於忘言得魚貴於忘筌堯人致歌於擊壤陶令取逸於無絃音留情以待物亦同禮於自然此樂也平而不偏正而不回貧且賤不以之去富與貴不以之來顏生得之陋巷而自然殷紂失之北鄙而人哀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水木有本源賦

木造天水窮元森森擢千丈之秀汪汪澄萬頃之鮮散而成衆木疏而爲百川杞梓之材備矣江湖之量存焉竊聞源長而下流不竭未見本盛而枝葉先顛志士託以垂陰無假惡木渴者飲而滿腹何求盜泉故樹善於人人懷則

甘棠不朽汎愛於衆衆湊則德水長懸方將成不言之蹊廣利涉之路俾出幽之鳥仰喬幹而能遷未濟之人因餘波而可渡鳥豈木之所擇非擇木而不棲人奚水之作鑒亦鑒水而取喻徒聞其移橙渡北不能苞貢於王國導漾之東是以昭回於昊穹木誠戀於南枝常得地而專美水豈忘於西土乃凌雲而獨崇用不用也非結根之有異高莫高兮將闡源而實同葛藟猶能庇其本江漢所以朝其宗固宜大樹蔭庥而千牛可蔽洪河浸潤而九里旁通寧效有喬而不可休息於其下至廣而不可游泳於其中者

哉則有青青弱幹獨秀未立涓涓細流餘清可挹植翰苑以蕭散赴龍門而驚急企樛木之逮下望恩波之流濕

痀僂丈人承蜩賦

巧乎道者承蜩之叟蜩擇木兮有翼叟持竿兮在手物我相絶嗜欲靡同彼不飛兮焉待此將掇兮何工丈人曰我有道也初五六日累丸爲術槁木其臂朽株其質不墜者二則失之錙銖不墜者三則失之十一既累五而咸若寧絶四而無必由是步平地之上入深林之下耳目俱營心手相假葉空密而皆見枝雖繁而不舍豈伊拾芥將同注

瓦或挾三而兼兩或指多而就寡期於百中則啼猿之射乎曾不孑遺珠蘋鴻之弋者彼飲露為事蛻殼有期顧非鼎俎之實尚何彈射之疑庸詎知絶俗猶累淩虛亦危以無用之質遇有求之時始則長鳴聲嘒喉而中絶方將一舉翅蕭條而半垂豈獲戾於不食而搆患於有緌且觴深操舟大馬捶鉤三十仞磨崖不溺十九年肯綮皆游徒聞其事未見其優豈知天覆地載四荒八極不以萬物易蜩之智不以萬物易蜩之翼惟精惟一無反無側用志凝神何求而不得若以叟為臣以蜩為賊亂繩斯理背陣斯克

一言以蔽可詳周公之風一矢所加何遠蠻夷之域螳蜋之捕兮信劣黃雀在後兮安得至哉丈人功並孫息說苑晉靈公造九成之臺孫息以累十二棊加九雞子爲諷

沙洲獨鳥賦

鵠彼飛鳥在河之洲一飲一啄載沉載浮賞心利涉之地浴德清波之流守道而行風水無情於六翮度才自處雲霄有望於雙眸聯翩失伴顧步無儔因潔身而獨立聊拂羽以孤遊蓋貞以不羣鷙而有別將擇木以未暇乃漸磐而自悅窺形弄影欣得地以徘徊哀響奇音冀聞天而清

切亦猶鴻志非燕鶴羣豈雞雖孕形於羽族諒稟性於天倪慎其獨焉知無心於黨與焉於沙者必不至於沉泥豈比夫鸞對鏡而方舞鳳非梧而不棲候鴈有銜蘆之懼黃鳥興止棘之悲夫何出處之情遠而攝生之智迷況乎食粟貪榮乘軒取媚珍禽見育敗德於明主鷙鳥云亡行刑於下吏非靈應之攸止乃進趨之所致豈若動非干物息能擇地盜泉不飲得廉士之風止水常遊侔至人之智道有可鑒才無不備屬瑞鳥之昌期將遷鶯之厚意顧得振羽毛展精藝君不信其飛鳴試假借於名位觀其處啟閉

辨分至然後知沙州之獨烏非凡禽之類

方處嵩進秩制

門下昭事嚴配之禮成敘勞行慶之恩備凡我有位共承神庥朝請大夫使持節蒙州諸軍事蒙州刺史賜紫魚袋方處嵩昔以端誠率修公議美利歸於內服外譽著於中華雖述職之早各思其局而在公之效同歸于治俾授大夫之秩以為多士之榮可依前件

謝太常卿并舉官自代表

臣郢言伏奉今月二十七日敕除臣太常卿曲降殊私猥

被凡器非才荷寵閒命自驚臣聞太常者舜臣秩宗之任周室春官之職其所典者禮樂所奉者郊祀故班冠九棘選重歷代臣學識凡近遭逢聖明管庫無遺久塵貢士之列疲駑不逮常獻避賢之疏特蒙天鑒俯及容光煦嫗之仁允前請而既幸綢繆之寵沐令授而增忝將何以欽承睿獎備舉官司顧慚匪服之嗤上累能官之謗恩深命淺報効無階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授訖上表讓一人自代者臣竊見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賓客上柱國鄭縣開國公杜黃裳識度深遠志業忠厚達於大體練

於故實羣而不黨和而不流與臣同在周行臣頗知其優

裕伏請準制舉以自代臣郢無任感戴欣惕之至

謝再除太常卿充禮儀使表

臣郢言伏奉今月二十一日恩命除臣太常卿充禮儀使

者累歲守藩每馳心於魏闕一朝聞命得備位於周行上

慚叨忝之深下慰違離之思臣某中謝臣聞秩宗之任典

司三禮奉常之選班列九卿前古以來用人爲重非有實

望不宜謬居臣昔叨此官已積負乘之懼今復再歷益增

濡翼之憂況專職禮儀別蒙委遇明時大禮方奉郊禋末

學護聞何徵損益飲氷斯切侯駕靡遑蠖蟻之微無階報
國犬馬之戀但喜歸朝臣不深感戴欣懼之至

謝恩賜錦綵綾銀器等表

臣某言伏奉恩旨以告祔禮畢賜臣錦綵一百五十疋銀碗一無庸受恩不知所措臣某中謝臣伏以禘祫元祀從祔大經酌禮求中聖情合於天地奉先致孝精意刑於四海臣職叨禮祔獲奉皇猷欣盛典於無窮顧微生而何補謬霑慶賜竊自慚惶無任

請致仕表

臣郢言臣聞量力而仕臣下之審分知止不殆道經之明訓所以七十致仕禮式其期臣犬馬之年去春已滿頃者方欲陳乞屬蒙新授今任忻時忘老祇命戀恩復屬王師出征聖軫方切輒求安退又所不敢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德廣天地道孚干羽承宗順命伏罪效誠制告班師萬方軌道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臣早當告謝無忘夙心不應遲回更俟終日況復夏官任重賢路久妨時制已過衰疾兼甚實懼夜行之罪上累明時之寵伏乞許遵恒典特賜餘年止物議之貪榮洽宸慈於休老微臣之願庶蒙矜

允臣竊惟塵曠謬迹三朝叨承睿獎中外六任竟無毫髮
上答恩私齒盡請骸終慚且惕徘徊積戀戰汗陳愚天闕
一辭朝車永稅方從野老共樂堯年臣郢不勝感恩兢惶
之至

第二表

臣郢言臣上陳丹懇非敢飾辭前月二十三日中使梁士
平奉宣旨賜臣還詔聖慈曲念未忍棄捐綸音下臨特加
褒奬心魂震悚拜舞靦容臣某中謝臣血氣既衰戒之在
得鐘漏云盡行者當止臣今所乞已過常期若志悅前言

事違往行雖稱守命誰曰非貪況臣升朝以來歷忝清貴歲時久曠功用蔑聞前恩無報後効焉取使蚉負山欲彊何由臣伏以戀主之心古今齊致暫從外補猶所不樂永違闕庭豈遑勇退竊以菌蟪生促無幾光陰駑駘齒窮匪任衡軛加以疾疹時廢筋力日耗與曠官而叨寵寧量巳以乞恩庶蒙聖鑒昭回愚悃特許臣得從時休息以禮進退免於黃耇猶負素餐全度庸微生成莫大天無私覆冀收惠渥歲不與臣敢忘披露再黷宸聽辭隨涕零臣郢不勝感戀兢戰之至

第三表

臣郢言再表陳情一心仰施瞽言無感宸眷不迴今月四日中使魏寶義至奉宣進止賜臣還詔倍加榮奬未允愚衷驚寵循涯伏躬殞越臣某中謝臣聞勞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動翾飛日入皆息時不期而必至物雖強而無由禮經所以制限疲薾所以獲退自非貢禹之守經據古趙熹之正身匪懈韓暨之志節高潔山濤之道德模表人皆顧望禮以至公縱過常期詎爲貪冒其有當仁不讓急病忘身豈止君命猶宜自舉故以魏待秦師唐睢請約車而西

說漢謀邊將充國對無踰於老臣所謂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禮忠無不納禮亦從宜如此則選舊任能足供國用優年加惠得遂時歸古之進退鮮不如此臣以不才叨辱高位幸而免戾年及乞骸苟蒙得請之恩實受終身之賜若叨榮不怍當退而留則上累皇明下重臣罪況臣身少力薄不如等夷年老氣衰現就羸憊形因榮弊疾與齒并榮衛每乖膝脛多痺既憂廢職又懼妨賢內外交攻生涯轉迫窮暮之懇不遑起居蒭蕘之詞已罄肝膽一物有關於亭毒容光時假於照臨顧西山而駭目瞻北闕以馳心

臣鄖不勝戰惕感戀之至

為盧相公謝恩并請罷官養疾表

臣邁言今月十四日以在假百日進狀上聞某日中使某奉宣進止令臣在家養疾損日朝參者力疾受恩慚懼交集臣病滿百日法當罷免恩自九天優以賜告伏念手足餘疾運用未平風毒常作療除多久臣今若卧叨厚禄坐待全痊豈惟日月易淹實亦恩私過幸且台輔為任周行所瞻臣匪服以居既貽官謗沉痾不退又廢公法夙夜循省心愧靡寧雖宸慈曲臨有所不忍而王道平施則惟無

私臣既內懷尸曠之慚外迫支體之慮竊恐所攻非一望損靡遠徒闕遵常之典增延憫下之仁如蒙特恩俯遂微懇得從解紱專一就醫則冀形魂兩安物議皆息全度之澤於此為深無任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為蕭少師謝致仕表

臣昕言伏奉今月二十三日制除臣太子少師致仕仍給半祿料其宴會及朝朔望並依常式者桑榆暮齒忽遂休閒犬馬微誠仍參朝會臣某中謝臣本書生資於巾褐每歷清列尸曠徒深早迫流年止足有素特以四朝受任千

載逢時難勝戀闕之心久滯乞骸之疏陛下俯憂羸老曲
被庸愚三印之辰更加新命懸車之後且許時朝榮賜俸
祿澤深恵養昊天罔極思上報而無階餘日幾何奉湛恩
而不朽無任感戴忻忭之至

諫造章敬寺書

八月二十五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
獻書闕下從諫如流者君之明也有犯無隱者臣之忠也
君明臣忠國之利也當陛下至明之化納諫之日臣敢愛
其死以隱其忠乎臣伏見奉為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大

孝因心與天罔極蒸蒸之思惟舜其難至德要道無以加
也然臣伏見以畢力追孝誠有所益妨時勤人亦有所損
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爲
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以臣愚蒙不知其所昔魯莊公丹
桓公廟楹而刻其桷可爲孝乎然而春秋書之爲非禮漢
惠帝及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及太宗高宗代宗
之廟當時創制不據禮經至元帝時與博士議郎斟酌古
禮一朝而罷之豈元帝不敬宗廟乃王者示人以軌物也
夫廊廟者宗社之所在神靈之所憑猶不可無故而飾之

越禮而立之況此寺非宗社所安神靈所宅而殫萬人之力以邀二梵之報其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薦食生人今猶不悛偷居宇下百姓凜凜無日不惕遣將攘卻無尺寸之功隴外壞地委之豺狼太宗文武皇帝封殖萬有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甚於一夫尺土者乎用武已來十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乘補卒至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十有三年百萬之眾資糧扉屨取足於人人之困竭胡可勝紀勞波宛轉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王

命此皆陛下宜伸勤恤之恩降哀痛之詔縱未暇分散穀帛以贍鰥寡猶當務省侈費以喚咻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榷酤之弊陛下忍以此時興力哉自八月以來時雨愆候禾稼少損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歲若不給將何以救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臣竊料此寺數年方成土木之勞工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給府庫既竭則又誅求儻窮匱不堪鼠竊之盜起戎狄乘間狗吠之驚急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於天天

人同和其功大矣自然上則宗廟受其福下則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事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慎德教以臨兆人俾四海諸侯歡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耳豈聞崇建梵宮彫琢金玉之爲孝乎且佛本無相不可以有相求道本無爲不可以有爲得陛下豈馳心於

有爲之境而邀福於有相之功哉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臣聞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人到於今稱之梁武窮土木而致飾乎寺宇人無得而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駕何必勞人動衆而踵梁武之遺風乎制造初興役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一人之慮從萬姓之心必是陛下聖德孝思格于天地湛恩沛澤濟乎生靈生靈效誠天地幽贊千福萬祿先后受之豈與一寺較其功德乎陛下以臣言諫於誑妄疑伏請令公卿列士廷議可否得其中則天下幸甚臣鄙不

勝愚忠懇直之至謹投招諫匭以聞

再上諫造章敬寺書

九月二十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下臣聞聖主開直言之道者豈好其犯顏忤旨乎誠欲因天下之心以慮則無不得因天下之目以視則無不見也忠臣不避誹謗之誅者豈貪其死諫之名乎誠以君所行有否焉不隱忍偷生以負於時也臣伏見奉爲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奉先思孝興福除禍而羣黎百姓不知聖情議者皆以爲蕃戎未殄兵革暴露國用不贍元元匱

竭曾未小康又興此寺雖睿思罔極而人力有限也臣聞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則輿人之誦不可輕也故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於衆而順於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絶矣臣愚攷之於古則詩書與易如此聽之於今則百姓之議如彼拳拳之極不敢不言昨八月二十五日奏書闕下事寢無報不知天門深遠愚不得上達歟聖意所斷臣言不足聽受歟伏躬待罪旬八日矣臣聞神人無功聖

人無名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也不為有功之功故功莫大焉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焉臣又聞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陛下之作此寺也臣竊惑之若以為功乎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為也若以為名乎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乎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不在于費財也若以禳禍乎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于勞人也今興造急促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計萬工晝不遑食夜不遑息力不逮者隨加搒

咨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以定宗社勵精思理日昃不暇內不邇聲色外不樂游畋務行寬仁以幸天下聖人之德廣大悉被太平之風將可見矣而興動此役固違羣情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是以敢冒死至於再諫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愚懇切直之至

魯議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

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
禘嘗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鄙
竊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
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
鄙聞有其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
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
公也設若誣周公以非禮曾爲昊天上帝亦可以誣乎奈
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觀其
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

者本以郊上帝旣非聲名文物之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爲疑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恐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樂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爲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會議者於謙黙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

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辨也如此古者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邘晉應韓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褻是周公不得爲聖人也如其不享是成康祗以王者禮樂餕周公於魯矣安在其爲成康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於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長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

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别爲萬代之凖不爲一人之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爲常以禮從情動則爲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毁大凡繼體之君皆欲尊崇其父至於德功未著則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下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勲於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爲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

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弗克負荷首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子游麻衰議

衛司寇惠子之喪也其子虎見廢不得爲嗣子游爲之麻衰以譏之將軍文子既悟而虎得復位載在禮典先儒是非之說禮闕四字戲人書曰盛德不狎侮使彌牟能知禮也是君子也當書直以救失爲不知禮耶是小人也當務其闕能提耳喻之何狎侮之爲乎觀文子未正虎位非不知

也重違惠子之志將俟告者而行之偃奈何以廣自許以狎待人重其話言輕其重服乘人之失伐巳之明又非美之位疑不可謂無辱且多識前言闕二字其失而回適若此設使立人之朝闕人之政至於講大禮臨大節獻可替否任賢去邪言可得聞乎無以乃裂冠毀冕行怪而巳矣遠觀望之疑未見其可直人不以其直也不敢以道循物而忘其身赴井救人傷教害義殆非所謂習禮者矣

姜嫄公劉廟記

姜嫄者炎帝之後有邰氏之女姓姜字嫄帝嚳之元妃后

稷之母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周文王之十一代祖也姜嫄嘗出游見巨人跡而履之載震載夙時維后稷以居然生子心所不康初寘之隘巷再寘之平林三寘之寒冰皆有以全度者旣而收之遂名之曰棄生有赫靈之異長有躬稼之勤法施於人以濟粒食堯乃命爲農師而封諸邰農師實后稷也古初造物首出羣理事必生成之本言必天地之際當虞舜之時稱禹平水土契布五教稷布百穀咎繇明五刑地平天成萬代永賴舜以奮庸命禹禹讓於稷契咎繇及以元后命禹禹獨讓於咎繇曰朕德弗克人

不依咎繇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茲大禹所以言天意
永命之所歸也夏有天下載祀四百禹之祚也商有天下
載祀六百契之祚也周有天下載祀八百后稷之所祚也
自時厥後百王澆季而咎繇之積累在天天祚永歸有所
底止乃以無疆之歷命我聖唐盛德大業與天地準追視
三代猶指掌矣昔者周文武之烈本於后稷后稷之生本
於姜嫄故詩曰厥初生民時惟后稷后稷之子曰不窋失
官而奔於戎狄不窋之孫曰公劉往遷於邠居以平西戎
以篤前烈故詩曰篤公劉於邠斯館是知姜嫄有德於周

公劉有德於邠先賢所出立祠舊矣我國家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而姜嫄公劉之廟舊制卑隘湫隘在市非所以崇明祀敬鬼神也貞元四年邠寧節度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邠寧郡王張公獻甫戎醜是膺授鉞而至肅肅王命維公將之烈烈征士維公成之略地千里亭障嚴於外啟行一戰弓矢櫜於內卒乘睦而知禮風俗康而狎野覩此二廟獨爲匪安公曰嘻精潔莫重於神明喧囂莫甚於市廛奈何雜處乎夫小人者知鼓舞之事神而不知褻狎之慢神知事神之求佑而不

知慢神之賈禍茂草一去遺塵萬祀使神而無知則已若曰有知而喧嚚瀆易之狎中夫札瘥夭昏之患者得非長吏慈惠之不足耶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且爲神告既而卜遷粤以貞元六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廟於南郭焉地則郊野之間左水右山有清謐之勝材則懋遷之至上棟下宇非徵斂之煩擇農務之隙量功命日無妨奪之弊移嘉木而樹之考良辰而落之神於是嚴威而蠲乎所處人於是祇惕而遠乎所瀆是惠人於無過之地而寧神於不怒之境仁爲已任不亦厚乎夫神聰明正直者也

惟忠肅恭懿乃能承之順此而祭不必多品故雖澗溪之毛潢汙之水而君子率是四德陳於二簋行之以禮奉之以慤潔之以齋達之以和則神可得而祀焉祐可得而致焉夫子曰某之禱久矣抑爲尚書張公以文武之憲純一之良知無不爲忠也正色率下肅也執事有恪恭也擇善而從懿也自先幽州大夫以來一門四人義方繼踵勳績爲時心膂所資非他忠肅恭懿而已用能承天之寵獲神之勞以屏王室以揚家聲也宜哉祠成三歲矣而銘記尚闕將恐寖遠失其所由乃陳梗概爰此刋刻詞曰

何賢乎姜嫄曰克生后稷何賢乎后稷曰克降農植后稷之道至今賴之姜嫄之德如何勿思何賢乎公劉曰肇宅邠土何樂乎邠土曰平戎之所乃今乃古有廟有宇宇亦既卑廟亦既摧闤闠朝合囂塵暮開蚩蚩羣吽屑屑徘徊瀆禮非敬祀神有災明寧戾止理化咸集財豐衆和暴禁兵戢惟此墻屋公私必葺矧伊明祀風雨所及是度是築乃遷乃立奉我皇德達於有神揚神之威靜乎虜塵亦惟正直克贊忠純勒銘茲庭永示邑人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五十目錄

齊映

王沼

沼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張鎰屬官營將李楚琳作亂死其難

對被替請選判

丁授官累日被奏替請非時選廢置不許云準敕旨冬巳過旬限丁訴云今正在冬當替只在下牒之日且辨論官材不合拘以限約廢置又執賢能以歲時入其書豈可無限

任良物官著國典而爲重守法立度在所司而靡踰丁筮仕策名掄才授署旣而天書薦委寧俟及瓜之期會府陳辭重希刈楚之選官纔登於累日時已後於三冬允哉廢置明乎用舍雖進賢是急冀開取士之門而嚴敕不移誠曰在公之義訴而不納信謂得宜況歲進其書事有徵於前志不拘以限亦何聽於薄言請俟他年無隳舊典

鄭錫

錫寶應中進士官禮部員外郎

正月一日含元殿觀百獸率舞賦

皇上端拱穆清法春秋五始之要酌禮樂三代之英赫帝典含元正衡紀允叶攝提爲貞疏龍首以抗殿靡魚須而建旌開形庭執五帛者萬國發金奏韻簫韶而九成祥風應律慶雲夾日華夷會同車書混一羽衛宿設乘輿曉出陳八佾象鈞天之儀舞百獸備充庭之實彼毛羣與羽族感盛德而呈質度曲旣三薰風自南進旅退旅兮猛志外戢擊石拊石兮和氣内含忽齊首以瞪目乍脈脈而耽耽威而不猛樂而不謏摶鷙者揺尾而就養剛狠者戢角於觸藩牝馬馴致於坤德羣龍利見於乾元若乃大禮成壽

觴薦天聲起皇威遍金石鏗鏘以攢雜文物葳蕤以蔥蒨
獸臣獻伎於廣廷樂正舉麾於層殿恒荒戎於醜虜咸稽
首而革面其初進也波委星攢如岡如巒發揚蹈厲兮鼓
舞爭集無大無小兮容止可觀其少退也軍旋陣折匪蠻
匪貊蹄角且千兮羽儀累百詭色殊奇兮相輝赫赫豈獨
九尾靈狐一角神獸顧兔宵落麒麟夜鬬非熊非羆爲猿
爲狖咸鳳巢閣騶虞在囿條支之犀黃支之轂而已其徒
實繁厥狀非一五靈嘉瑞百寶異質數不可盡之於詞名
不可殫之於筆莫不聞至樂而知感樂皇風以相率忽指

顧於應規亦迴旋而中律穆穆焉羌難得而備述則知樂之感也深德之被也普彼禽獸之遇聖隨萬里而咸覩至若吳歈越吟荆豔楚舞徒慆堙於心耳安擬議於干羽曾不得充虞舜之帝圖列后䕫之樂府辭曰鑠元㑹兮正王度奏雲門兮歌大濩百獸舞兮四夷懼于胥樂兮皇風布容有慕上古之賡歌望承明而獻賦

長樂鐘賦

鄭錫

漢宮昏曉兮樓殿相望雙闕雲聳兮千門日長銅壺夜漏金鏡朝光鏘華鐘兮肅天居之岑寂張猛簴兮壯神容之

焜煌含虛守靜應用無方聞之者朝警而夕惕扣之者神和而意揚此乃樂府之彝器宮懸之高張豈比夫羽籥絲竹匏土革木徒攢雜以鏗鏘若乃九陌初昏重門聚㯮清禁將開繁星乍落月宿翠樓風清金閣發清聲之響亮覺層樓之寥廓思遠客於鶉衣怨美人於羅幕足使懷愁者感之而增欷得志者聽之而愈樂豈在物之有心伊人情之所托及夫雞人未唱鵠鑰猶封星翻南陸月掛西峰出入萬室周流九重走軒車於金馬震櫺檻於銅龍千官警兮清佩響百鳥鳴兮春露濃豈謝泗濱之浮磬豐嶺之霜

鐘而已哉夫其逐吹含空馳烟驛霧徘徊宮闕演漾官署虎嘯空中龍吟何處近從丹庭之室遠盡青門之樹劓之以劍思利器之一揮擊之以莛歎清音之難遇豈獨稱梟氏於周典發鯨魚於漢賦爾其舂容鼓怒之音千石萬鈞之實洪鑪鎔冶之姿追蠡篆文之質總衆美以混成亮吹萬而得一客有羈旅靈臺經過牟首元文未獻白賁徒久聲聞於外空美鼓鐘於宮氣或在天誰知藏劍於斗懷洪音而未發敢虛心而待扣

日中有王字賦 以題爲韻次用 鄭錫

至陽之精內含文明成命宥密神化陰騭倬元聖而緯天爍靈符之在日人文變見元象貞吉煥爾殊容昭然異質三陽並列契乾體以成三一氣貫中表聖人之得一當是時也河清海晏時和歲豐車書混合華夷會同皇帝乃率百吏禋六宗登臺視朔候律占風祀夕月於禮神之館拜朝日於祈年之宮霽氛霧掃煙虹地涯靜天宇空陰魄既沒大明在東吐象成字昭文有融法科斗以爲體並踆烏以處中馮相未覩疇人發蒙此乃聖人合契至化元通不然者何得曜靈起瑞明被於有截垂光燭地運行而無窮

聖人以不宰成能日月以無私可久偶聖則呈祥逢昏則顯答貞觀契無爲之功休祥應無疆之壽沒於地我則取誠於明夷登於天我則呈形於大有其初見也昭昭彰彰流晶耀芒若神龍負圖兮呈八卦於羲皇其少登也發色騰光乍見乍藏狀靈龜銜書兮錫九疇於夏王蔽虧若木隱映扶桑曈曨五雲之表輝映重輪之旁臨紫宸兮千門洞照出黃道兮八極增光惟德化成惟王正位兄其日兮姊其月父事天兮母事地磬六合以爲王統三才而制字道不藏寶神開奧秘王在日兮垂文日在天兮重懿豈徒

色映合璧光連抱珥三舍迴魯陽之戈戟中美漢文之志皇上以爲命不于常惟德是據災逐祥啟福隨禍著知微知彰一喜一懼因嘉瑞以增德合元符而降祚客有上國觀光金門獻賦覩日中有字之感成天下至公之務傾心太陽企踵雲路顧回光以暫燭庶千載之一遇

喬琮

琮寶應中擢進士第

日中有王字賦 以題爲韻次用

至尊者王至明者日處其位兮無二配其德兮惟一制服

以象必圖之而並臨視朝以時方候之而俱出懿夫日實也厥生于東王往也厥居於中其呈象以下燭必布德而上通然則日中之有王字者豈不以昭宸聰彰國風煥乎黃道赫矣蒼穹表皇綱之不紊延聖祚於無窮者哉且天垂三光日當其首人執六藝書列於後此神功之所成彼人力而何有況乎烏爲烏矣無慚蒼頡之能日匪扇焉寧假右軍之手稽圖緯於載籍信可大而可久豈比夫龜麟龍鳳徒在乎宮沼郊藪適足以勞於使臣未可以齊乎不朽夫運行不已者天地之常臨照無私者日月之光美之

則配於太昊惡之則比夫夏王是以逆其時則休亦成咎順其道則否亦爲臧故昔王者莫不觀天文令順陰陽授人時令正紀綱而人用康而邦其昌如此者厥鑒不遠實歸美乎我皇信所謂承天之序襲於休祥者也是知君能則天天必呈瑞明海内之四目瞻日中之一字士有仰止雲路苦心詞賦戰欲酣令日將暮儻魯陽之脩戈可借冀和仲之餘暉可駐願傾葵藿之心希成桃李之樹

齊映

映瀛州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累授監察御史建中初

遷刑部員外郎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本官
拜平章事改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貶夔州刺史歷衡州
洪州十一年卒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謚曰忠

冬日可愛賦

閉天地成四時者元冬麗乎天明萬方者白日至若斗杓
移指寒氣入律霜涸冰以凝沍風落木兮蕭颾始乘乾以
運行乃宅巽而是出明在地上望杲杲於扶桑光搖水中
疑泛泛而萍實故日出暘谷衆人熙熙苦寒者自我而燠
若即幽者自我而明之將所鑒而並鑒故無私而不私懿

夫吾君之威可畏可愛象嚴凝以神武配耀靈於光大是以愚智必仰賴者也又如殘夜猶昧破積陰以重光晨霜正繁濟輿民於附火聖人納諫亦替否而獻可同彼天象發陽明以自東觀乎道經體人庶而居左君法日也申文明於九重臣諫君也扇和氣於三冬故時以泰歲以豐方夔龍而並騖與步驟而追蹤

賀破吐蕃表

臣某言伏聞南蠻以六月某日大破吐蕃弄視等城擒戮俘獲不可勝計者臣聞德之所綏在遠咸服義之所棄雖

暴必亡蠢茲犬戎敢肆兇戾久稽天討時動邊塵人神共雠夷夏同憤遂使南蠻奮旅仗義爭先覆其保障之時奪彼肥饒之地斬馘萬級俘計千羣揚天聲於區外正王略於殊俗自非陛下道超帝圖化協神用武先七德守在四夷安得使百蠻稽服潛被聲教始左袵以請吏俄倒戈而効誠舍其唇齒之資爲我爪牙之用雖書稱即敘詩美來威方之聖功彼有慚德臣謬膺朝寄待位東土不獲隨例稱慶闕庭忭躍之誠倍萬恒品不勝慶快之至

請修義倉表

臣某言臣聞荷覆載之德者願酬天地之仁懷涓埃之勤者冀裨海岳之大所以思或出位知無不爲況臣受寵過深感恩逾切不竭忠以自效是盜祿以苟安臣某中謝臣伏見三時愆雨一穀不登黎庶以闕二字不知卿士以月俸自恃竊惟聖慮已積憂勤凡在人臣何以安處昨者自春及夏時雨漸愆陛下心憂於清穆之中躬禱於靈池之上精誠所至昭感遂通祥龠呈瑞於御前膏雨布澤於天下遂使百穀皆稔九土大豐國無不獲之夫代成廉讓之俗斯乃皆由聖德上合天心顧此齊人俱受其賜此何異開

口待哺濼身仰衣豈知宸衷不可常勞靈雨亦難恒若者也必在酌堯舜之至道舉祖宗之成法復修義倉以救歉歲則黎人絶水旱之困陛下釋憂勤之念君逸無勞乃合至道足食無患斯謂雍熙豈臣率心實聞方冊又臣伏以賦稅之道理化之源必資考古酌今以通其變俾爲經制豈利因循各具狀別隨表臣某中謝伏以聖心屬念惟在黎元微臣蠢愚嘗歷州府敢以所見備於上聞徒竭誠請理猶未明輕冒宸嚴不勝隕越

論御史臺誣謗表

臣某言前月十七日八陵禮畢臣議以爲不合賀宰相御史臺罰臣一月俸至十九日宰相奉宣聖旨不須罰者臣以愚直守職造次執文憲司班列失儀委典書罰聖慈照鑒特恩釋放兢懼戰越不知所圖臣某中謝臣伏以昨者八陵之禮百王未行特由陛下發於孝思成此盛典祉歸聖祚慶屬皇家惟當稱賀殿廷豈合推美臣下事關詔濆禮近嫌疑臣忝職司豈敢苟且又詳郊廟之禮與臣愚見亦同但緣李汶性褊而剛不敢對衆陳白所以入咨宰相冀其無迹而停豈圖智小慮深竟以徇公招咎陛下察臣

等守直免臣罰俸徵勸斯在隕越何酬臣某中謝臣素庸虛叨蒙奬擢身則誠爲賤品官是陛下九卿臺司理在持綱臣則職當執理綱失是一時之誤禮失爲終古所非書罰已擅臺威放罰特聞聖造誠合各守職分上答恩私宏陛下太和之仁示朝廷至公之道豈以蓄憤未洩求過轉深數日已來衆情共悉臣昨自緣公事頻詣延英李汶疑臣别有披陳遂欲曲生瑕釁責臣不賀宰相則上引班列失儀惡臣專守禮文則旁說河南殘破其牒已公行組織欲杜臣之口近聞又有譖說擬陷臣之身不敢縷有塵煩

自當漸布行路臣孤立無援行公奉職惟聖明在上微臣必不及究但恐誣構日深慈母亦當動聽臣今不敢避李汶之怒惟懼失人臣之和夙夜不寧憂惕成病若更請對轉恐生疑戰汗彷徨不知所處無任兢懼感恩之至

河南府論被謗表

臣某言臣聞修身止謗君子之道尚口自理小人常情臣雖駑劣不才竊服師父之訓縱有謗讟未嘗辯明久必自乎庶無所愧況釋謗於已則必委過於人棄讓違謙何愧之甚然命之所切不緣臣身伏以受陛下命官之初直自

聖心所擇遽致遺闕上累皇明此臣不得不辯一也聞謗臣之詞以驚聽爲務或云父子相食或云盜賊公行山谷之間已有結聚或云坊市之内亦致流亡儻或上達天聽則貽憂聖慮又臣不得不辯二也臣某中謝臣伏以鄰近數州去年皆同水旱惟當府一境前年先有水災既已積憂又加再歉其間數縣人戶頃者實多逃移據兩稅案所有未歸人戶尚有一千五百已下有負獘任不勝憂惶自蒙陛下恩慈特發倉儲賑貸安業者無不懽忻逐食者漸已還還幸災之人騰謗益甚致滋嫌怒實此根由盖緣臣

自到任以來事有不幸曾正冤獄嘗奏貪官且獄是聖衷所明幽魂知感贓是疫人之害疎網不容當官而行於臣何有今則蘂章雖舉眾怒遂深乃於道路郵亭造其飛語又於往來使客揚此虛聲轉至沸騰布於遠近且謗臣者以去臣爲限臣不去不休臣若尚安居謗亦滋甚向念時雨未降人心易搖乞罷微臣以安百姓今月十九日又得南市署丞張斌狀送留守牒市之意似欲慰人戶詳其牓内之詞却慮搖動愚下其牒云戶口流散村落空虛恐依山林變爲狂寇擾竊道路隔礙往來者今地即王畿有事

尚令密啟人皆服化虛詞豈可牓陳敢言不利府司又恐惑於遠聽臣伏以俱承寄任貴務和同今日故就皇城自取商議既至門首又不見臣臣憂懼轉深不敢不奏其市牓諸縣見擬移牒請其且收臣既昧通方輒陳事體兢懼戰越不知所裁令東都幸有臺省之官悉是朝廷所擇職爲耳目身在都城固諳纖微望委勘察庶事責實甘待刑章無任惶懼懇迫之至

進封章表

臣某言臣聞恩之重者非命可酬誠之切者無言以代但

無以非命又無以可伸臣某中謝臣又聞君親之恩天地
之理在臣所感異於常恩臣於廣德二年曾授徐州一尉
旣不赴任即同無官建中之初便荷聖澤自此累擢以至
台司此臣所感異於常恩一也聖朝特重史官宰臣先獲
兼授況臣不逮忽竊殊私此臣所感異於常恩二也敢言
守直實禀至愚是以凡所歷官必遭飛謗慈母有投杼之
惑古人著竊鈇之疑臣獨何人累蒙聖察此臣所感異於
常恩三也但夙多羸疾今迫衰齡常恐殊恩未酬朝露溘
盡負天愧地不知所云臣某中謝臣又聞西晉山濤之事

君每有所知必有密奏晉代謂之山公啓事實若今之牓也意在臣展盡忠之道君擇可採而行使政自上施言無外見但以臣性本庸淺識又暗劣每有聞見莫辯是非若合陳不陳懼乖耳目之任不合奏妄奏則當塵瀆之辜是積慙惶亟歷星歲竟未能舉一賢以自代興一利以上陳冒寵偷安其罪至重更以臣除官制云爾其竭誠啓沃以廣視聽故臣得以盡其管見塵浼天聽謹別錄狀同進以聞無任兢惶戰汗之至

出官後自序表

臣某言伏以臣之依君猶子之依父若心有憂患口不陳
聞則是孤負恩慈自取禍敗臣某中謝臣去年八月十九
日陛下賜臣蔭官詔云漕運成功擢居東掖者臣俯懃光
寵上感聖明粉骨糜軀匪申報効臣昨東都主運之日是
上都闕糧之時賊寇未平蝗蟲方甚臣於河陰領米分付
陝州務相催驅不敢迴避其時王事至切臣官最卑臣心
雖守謙恭公事亦多抵誤猶蒙陛下遣段日暹宣慰於臣
處事之難臣有微功實由天庇及臣延英對日不敢一言
自陳怒臣者疑臣以張聲勢憂臣者料臣必投魑魅令臣

貶官自緣親累聖恩猶與上州自然宿怒未平因恐小人承便臣既在遠還固易誣痛則呼天實在今日憂之切者謹陳一端往者張鎰在鳳翔之時奏留都營田副使張信之得罪自爲犯贓以臣不與往還於臣便生疑怨一昨秋夏之際張信之多在上都自臣貶黜已來不知今向何處但慮知臣在遠又知執政憎臣必恐求媚取容構虛逞怨倘有罪戾聞於聖聽乞降三司審推則臣萬死無恨方當黜責猶恃恩私仰望天顏實如咫尺無任憂迫恃恩之至

爲蕭復讓宰相表

臣某言臣不幸多疾且昧攝生積年不瘳遂成沉痼内有五臟心病轉深外有四肢足力不逮豈可參掌密命趨侍玉階上負聖私下曠公事縱恃恩無懼而省己何安臣某中謝臣以爲寵祿不可苟偷疾病實難自強所以每轉一職常積憂惶自頃受官累經陳乞及奉天拜命陛下殷憂臣合捐生豈敢言病況當憤切所致實亦患苦自忘今逆臣殲夷庶物忻暢餘生獲泰宿疾頓來豈無諸醫竟未有效忪悸之疾動發無時事輒經心病則加劇或達曙方定或彌日不瘳神形怗然若無所據又風痺之狀趨步蹇澁

往來扶策自不能持念此餘生顧成廢棄豈宜叨處榮位貽穢台司聖恩縱欲優容公議實難逃避特乞賜臣骸骨待盡邱園冀勿藥以稍痊實殺身而非報無任懇迫惶懼之至

第二表

臣復言臣以沉疾在躬不任所職每因召對輒具上聞遂敢重表陳誠所冀俯迴天鑒伏奉還詔未蒙矜允慙惶靡據冰谷在懷臣某中謝臣竊以幹事先於志氣立朝本於威儀威儀整則朝無惰容志氣強則事無遺理今臣足疾

近安敢高行止年又衰殆豈任機務況自宣恩復命僅歷七旬扶疾趨朝唯經再月竊惟非據何心自安聖恩雖欲優容公議實難逃責且頃冒榮獎屬當艱虞在中無獻納之能奉使乖撫綏之術涓埃莫效僭忝實多上孤恩私内苦疲薾將何以奉中興寧濟之道致泰階平一之符夙夜愧怖精爽飄越伏惟皇帝陛下高覆厚載慈惠生成矜臣朽憊賜臣首領豈惟微臣免曠官之罪實亦聖朝廣全育之恩

第三表

臣復言臣以病曠官合從罷免累陳丹懇冀蒙允察再奉墨詔猶未優容受恩則深揣分增懼臣某中謝臣聞循己就安聖賢之深誡捐軀報節臣子之大端況臣一門荷恩四葉爲相謬以姻戚光於宗親殊私未酬微命寧顧但苦病在方寸慮事則愈昏職近宥密尸位則多曠令四遠氛祲尚未廓清萬機損益皆關聖慮是明王宵旰之日賢哲馳騖之秋豈臣妄庸所當呲倚犬馬之戀雖欲遲迴夔龍之行詎宜塵穢伏乞曲留宸鑒俯察愚衷矜臣量力之請免臣妨賢之責私誠獲遂公議允諧無任悃款悚迫之至

臥疾辭官表

臣某言臣生何僥倖遇聖曆千年之運命何乖薄染患逾十旬之程法既限於朝章事竟塵於天聽惶懼戰灼不知所圖臣某中謝臣自三月天澤傍流御醫親降膏肓既辨沉痼日輕但於寢疾多時羸頓猶甚支體骨立氣力惙然審慮旬日之間未任朝謁之禮更以法資畫一令在必行豈以微臣虧於大憲況中書近密樞務重切不可一日而闕臣以累月在假頗爲曠闕罪實難逃更乞淹延心何自處故臣之陳奏非敢竊退讓之名臣之懇誠非爲追止足

之誠直以當其無病猶不逮人既以違文豈堪玷法伏乞宏廣運之道崇大中之規是歸執象之言以副垂衣之理豈微臣幸甚實彝章幸甚無任誠懇之至

處州請隨例行香狀

右準式文臣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伏以聖朝宏孝御下崇德追先憑法力於傳香奉永懷於率土下垂甲令旁感物情臣州稍以遐遠比於列郡遂漏恩私俱承亭育之中獨隔情理之外況語桂廣則道里猶近並接衢婺則州望悉同推於等夷倍切誠懇又垂白之老一命之士或生於開

元天寶或逮事肅宗代宗從頂至足生成是賴五月六月思慕彌深方當感切之辰難抑眾庶之意臣又以國家榮建寺觀繼度緇黃所種田疇已爲優厚食時受供皆荷殊恩忌辰修齋當玆別給如蒙聖澤許同鄭州應緣香燈所需皆率官吏取足於刺史以至末班輕減俸錢敬修法事庶使山越遺老咸覩漢儀海郡具僚率由唐典無任至誠至懇之至

為趙相公謝馬狀

中使某至奉宣進止賜臣馬一匹并鞍轡者臣官叨上司

日荷厚俸固其乘馬足展驅馳宸睠過深聖慈猶軫猥出
上駟特賚微臣豈徒體合鑄金法相皆備而乃足符歷塊
驥德是稱仍束以銀鞍絡以金鑾顧自微賤何可服乘拜
命驚惶不勝戰汗當攬轡之際思六合於如琴執鞭之辰
度三代之得策空懷夙夜寧效涓塵無任感激之至

恩賜馬一匹并鞍轡及告身衣兩副等狀

右今日中使景忠信至伏奉恩旨賜臣前件馬并鞍轡告
身衣服等寵賚所及遑荷難勝臣自受命以來神爽飛越
晦明之際寢食靡遑恩私特加榮錫備至命書煥耀渥澤

殊常出衣服於御府輟騑騮於天廄負乘之懼不稱之災

慶賜有溢目之榮奨任有提耳之誡以臣愚陋負荷難勝

雖欲殺身豈酬鴻造無任感恩惶懼荷戴之至謹奉狀陳

謝以聞謹奏